

讲述历史
袁汁袁味

安倍氏的酋长安倍贞任被赖义军杀得大败，单骑落荒而逃。赖义的儿子、神箭手源义家紧追不舍。眼看着安倍贞任正要过衣川水，义家弯弓搭箭，准备把贞任射死。他厉声喝住贞任：待会儿再走！日本武将喜欢附庸风雅，在战场上对个诗啥的，义家喝住贞任之后就吟了一句诗：褴褛衣衫破绽多。

你听这叫什么诗啊？但以日本人当时的汉学修养，尤其是武将，能吟出这样的诗已经不容易了。

27 宁负朝廷不负源家

义家喝住贞任的目的，就是显示：我不但在武艺上胜过你，现在一箭就能射死你，而且我在文才上也比你强，我来这么一句“褴褛衣衫破绽多”，然后再射死你。

没想到贞任也不含糊，死到临头了，输什么也不能输气势，马上接道：堪悲线老皆寸断。义家一听，行啊，真爷们儿！死到临头了还有心情跟我对诗。英雄惜英雄，义家觉得把这样有胆识、有文采的敌人射死于心不忍，于是就放贞任走了，但是贞任也没活几天，后来官军大举攻入，贞任死于乱战之中。虾夷的安倍氏就这样灭亡了。这就是日本历史上所谓的虾夷前九年之战。

之后，源赖义、源义家父子都因功受封。源赖义升任伊予郡的郡守，源义家留在京都，执掌京都的守卫。

当时的日本自宇多天皇以后，170多年间所有的天皇没有一个不是藤原家的女婿、藤原家的外甥、藤原家的外孙子，只有当时的皇太子尊仁亲王是个例外，他妈不是藤原家的姑娘，藤原家也当他是外人。他的父亲是后朱雀天皇，哥哥是后冷泉天皇。后冷泉天皇是藤原家姑娘生的儿子，但他继位之后再生不出儿子来了。

在这种情况下，后冷泉天皇没办法，只好立同父异母的弟弟尊仁亲王为皇太子。可是尊仁亲王这个皇太子当得

是战战兢兢，因为只要哥哥一有儿子，就意味着他被废，弄不好还会丢掉性命。

在这样战战兢兢地过了20多年后，后冷泉驾崩，尊仁亲王终于继位，这就是后三条天皇。后三条天皇不愧为一代贤君，因为他和藤原家没有瓜葛，而且从他做皇子的时候开始就饱受藤原家的迫害，朝不保夕，所以他非常想把政权从藤原家手里夺回来。但是藤原家出任摄关近200年，掌握大权，根深蒂固，权不是那么容易被夺的，方法必须巧妙。

后三条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当时藤原家担任关白的是藤原赖通。藤原家子孙很多，有些人跟藤原赖通不和，后三条天皇就大量起用跟藤原赖通不和的藤原贵族，同时他又刻意培养源氏子孙，因为源氏和天皇同族，让源氏子孙去分藤原氏的权力，最后他禅位给自己的儿子白河天皇，自己当了太上皇。

后三条和过去的太上皇不一样。过去的太上皇是退位后什么也不管，而后三条在退位之后立刻就组织了一个小型的朝廷，称为院厅，并发号施令。只不过他这个院厅不是正式的行政机构，但也恰恰因为院厅不是正式的行政机构，也就避开了藤原氏所掌握的摄政和关白的羁绊。

从此开始了日本的院政时代。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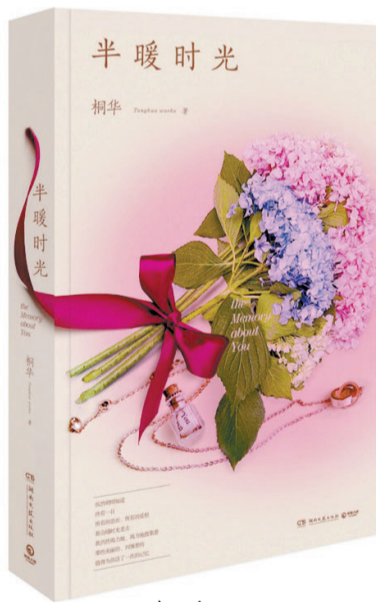
皇可以颁布院宣，否定天皇的旨意，上皇的院宣和天皇的诏旨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日本从此就有了两个最高行政机构。

藤原赖通当然不高兴，但是他当时毕竟已经81岁高龄了，没有精力去阻止上皇的意图。可惜，开创院政的后三条天皇英年早逝，刚40岁就病死了。他病死的时候，在别墅中静养的赖通正在吃饭，赖通叹息地说：“本朝没有好运气，好不容易有了一位贤明君主，这么年轻就驾崩了。”

白河天皇继位之后，也就是前九年之役后过了20年，日本的虾夷又出事了。当时统领当地的虾夷酋长清原真衡的弟弟清原清衡和清原家衡又发动了叛乱，朝廷又只好派源义家前去镇压。源义家历时三年总算平定了虾夷之乱，本来想把虾夷彻底荡平，但是朝廷不肯用兵，而且手下的武士打了胜仗也没有封赏。

源义家只好变卖家产，赏赐下属。俗话说财聚人散，财散人聚。从此关东一带人对源家死心塌地。“宁可背叛朝廷，也不背叛源家”，成为当时关东武士的口号。后来源家争夺天下，都是以关东为根据地的。

(摘自《世界历史很有趣：袁腾飞讲日本史》袁腾飞 著 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出版)



青春足迹
温暖记忆

颜晓晨用半开玩笑的话打断了沈侯的询问：“我如何花钱、赚钱是我的事，就不劳您关心了。”

“你以为我想关心吗？我只是随口问问而已。”对颜晓晨把他当外人的态度，沈侯很受伤，却不愿承认，只能嘴硬地表示根本不在乎。

沈侯憋着一肚子气走了。

等回到家，开着暖气，吃着零食，躺在沙发上打游戏时，想起颜晓晨一个人孤零零留在宿舍，宿舍里可没有暖气，

29 让人纠结的等候

他的气又渐渐消了。想知道她的消息，又拉不下面子，偏偏颜晓晨也不联系他，让他恨得直咬牙，向他表白的是她，可冷冷淡淡、全不在意的也是她。

正和自己的面子较劲时，期末考试成绩下来了，给了沈侯一个顺理成章的理由去联系颜晓晨。

沈侯在学校的官网上查完成绩，给颜晓晨发了短信：“宏观经济学82分，经济法68分，全部通过，可以顺利毕业了！谢了！”

他一边等颜晓晨的回复，一边在网上乱逛，无意中看到一条抢劫案的新闻，记者最后还提醒旅客春运期间注意安全，沈侯又给颜晓晨发了条短信：“春节前是抢劫案高发期，注意安全，有什么事给我打电话！”短信发送出去后，他觉得自己气势太弱，赶忙追加了一条：“你这次帮了我大忙，还没收我的钱，我算是欠了你一份人情，有什么事用得上我，尽管开口。”

沈侯一会儿瞅一眼手机，眼巴巴地等着回复，可颜晓晨一直没有回复，当沈侯都要等得发火时，颜晓晨的短信终于来了，一连两条短信。

“过了就好！”

“好的，我会记得连本带利都收回。”

沈侯急匆匆地发短信质问：“你为什么这么久才回我短信？”写完了，一琢磨，不对啊！这样发过去不就表明他一直守着手机在等她的短信吗？他立即

把短信删除了，决定也要像颜晓晨一样，晾晾对方。

他去喝了点水，又站在窗户边欣赏了一会儿风景，感觉上等了很久了，一看时间，才过去5分钟，显然不够“晾晾对方”的标准。沈侯在屋子里转了几圈，实在没事干，开始收拾衣服，翻箱倒柜，把衣服整理好，看看时间，才过去了十几分钟，觉得还是不够“晾晾对方”的标准。他又跑到厨房，东摸摸西看看，甚至拿了个菠萝，削皮挖洞，切好后，端去给保姆阿姨吃，把阿姨惊得两眼发直地看他。

沈侯虽然鬼心眼不少，可做事向来直来直去，平生第一次因为一个人，竟然让他上也不是、下也不是，他觉得哪里是“晾晾”颜晓晨，根本就是他自己“晾晾”自己。

虽然还是没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沈侯再也憋不住，他冲进了屋子，给颜晓晨发短信：“你最近在干什么？”

这一次，颜晓晨的短信立即到了：“财迷当然是忙着赚钱了！”

沈侯感觉好了一点，故意先回复了几条别人的微信，才慢条斯理地发了条短信：“你找了个白天的工作？”

颜晓晨的短信又是立即到：“是啊！”沈侯笑起来，几日的不舒坦全部烟消云散：“财迷可要明白，身体健康是最宝贵的财富，注意身体。”

“活很轻松，就是发发文件，我身体

很好。”

沈侯咧着嘴笑骂了句“财迷”，心满意足地放下了手机。

此时，财迷颜晓晨正站在街头，忙着赚钱。

她依旧晚上去蓝月酒吧打工，只是周围的学校都放了假，酒吧的生意也受到影响，冷清了不少，侍者的收入也少了。

临近春节，打短工的工作很不好找，颜晓晨找了一份发小广告的工作，每天中午12点到下午5点，站在街道最繁华的地方发广告。

在寒风中，颜晓晨给沈侯发完短信，把手机塞回口袋里，立即接着干活。

每看见一个人，就赶紧把广告塞给人家，动作一定要快。她穿着厚厚的羽绒服，戴着沈侯送她的帽子和围巾，尽可能让自己保暖，可戴着手套干活不方便，所以没有办法戴手套。

在来来往往的行人中，颜晓晨眼角余光瞥到一个人走近她，忙把广告递了过去，对方拿住了，却没有不耐烦地走开，而是站在她身旁。颜晓晨扭头一看是程致远，惊喜地说：“我还纳闷这人怎么不走呢？原来是你。”

程致远没有说话，愣愣地看着她，视线缓缓地她的脸上扫到她的手上。

(摘自《半暖时光》桐华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